

■本报记者 张祯希

上线三天，网络播放量就到达3.7亿，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68亿——近日上线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可能是近年国产综艺中最爆款的一个。伊能静、宁静、张雨绮、钟丽缇、陈松伶、万茜、王丽坤等30位在所属行业领域颇有成绩的女艺人，摇曳生姿地走上舞台，以训练生的身份努力争夺有限的成团名额。这种错位的规则设定，成就独树一帜的爆点。

或许有人会问：被岁月浸润出的独特气场，用经历开凿出的业界口碑，还需要商业流水线式标准去衡量吗？当然！因为她们之中，不少人远离主流视线已久。有统计数据显示，这30位女艺人近三年能达到年均有一部新作上线的，还不到一半。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节目，更像是部分女星力拼上游的一次自救。

### 让“前流量”时代的女明星站到C位，一场互惠互利的“导流”游戏

《乘风破浪的姐姐》播出前，演员万茜被问及“参加节目是否是为了流量”，她回答：“功利的方面是逃不掉的。”1982年出生的万茜，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影视形象，一直给人以“低调好演员”的印象，在节目中更是收获了“竞争对手”的一致好评，不过伴随她多年的议题中还有一个关键词“戏好人红”。

万茜的处境，多多少少代表了未能赶上流量经济红利的演员的尴尬。在影视行业中，以杨幂、刘诗诗、赵丽颖为代表的85后小花可以说是最早赶上流量浪潮的一代；她们出道时恰逢商业偶像剧与“大女主”题材兴起，又是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代。因此，她们比上一代人拥有了更多的流量基础与商业机会。

事实上，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同期的女艺人中，万茜的作品曝光度已处上游。节目中除了个别“顶流”外，大多艺人近年的作品露出十分有限，有些三四年甚至七八年没有新作上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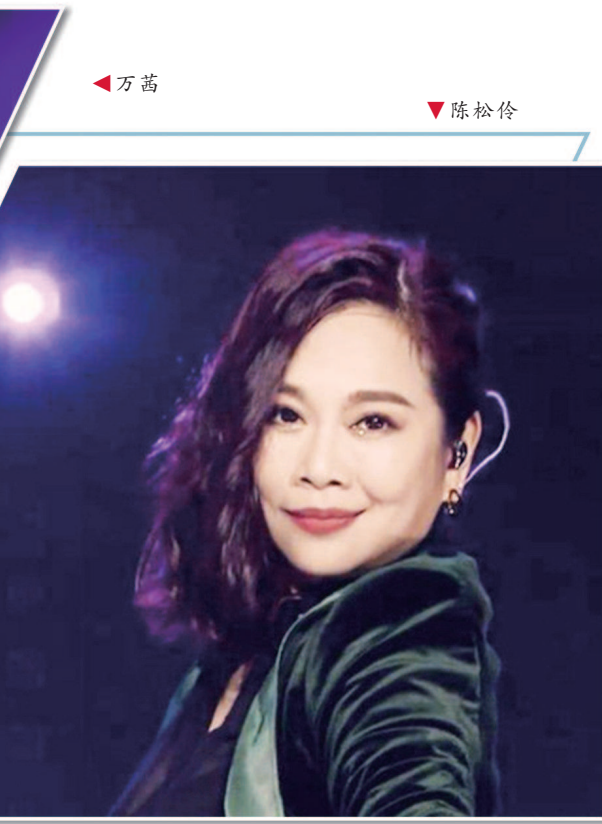
从性别来看，女艺人面临的竞争

# 中年女艺人的“逆光”并不总是乘风破浪

## 统计数据显示，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的30位女明星，近三年能年均有一部新作上线的不到一半



制图：李洁



◀ 万茜

▼ 陈松伶

也相对更加激烈。单看2019年无影视作品播出的演员数量，空窗男演员的绝对数量更多。但从比例来看，女演员在2019年无影视作品比例更高，比男演员高出7个百分点。而且，女演员的平均空窗期也比男演员

长近100天，也就是说整体待业情况更严峻。从这个角度看，《乘风破浪的姐姐》更像是与女明星达成了一场互惠互利的“导流”共识——姐姐们口中的“站上C位”，更包含着一种以强势姿

态回归大众视野的期许。

### 流水线标准之外，女性多样可能构成最大看点

不管诉求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

档综艺节目前所未有地呈现了女性多样性的可能。在传统观念中，对于女性的认知与审美，30岁，似乎一直是一个固有的标准，伴随30岁而来的是中年女性的焦虑。社会对于她们的定位并不是独立的个体，更偏向“妻子”和“母

亲”。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这些年龄30+到50+的姐姐们却以昂扬的状态告诉人们“我可不止于此”：身材已经有些发福的陈松伶，并未将“减肥”挂在嘴边，而是开心地介绍起自己的旅游爱好，背上背包说走就走，享受生活——只要内心自在，又何必被大众审美绑架？因为一场病痛离开大众视线的歌手阿朵，这些年躲进大山，跳出高压的生活，明确了自己推广民族音乐的心愿——如果生活让你麻木，偶尔的“出走”又何妨？这些年淡出观众视线的34岁女演员白冰在节目中坦言，自己几年前离了婚，目前带着女儿，准备开启事业新征程——面对不可测的生活，无论如何都不要丢掉从头再来的勇气。

甚至节目中那些对既定规则的“不驯服”，也引得观众的认同。面对同质化的评选标准，歌手丁当直接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喊话回怼：只有半吊子啥也干不好的才能成团？阿朵则反向给出评委建议：有性格的成熟艺人完全可以组成一个凸显中国文化特色的女团，不一定要照搬现有的日韩女团模式。这种打破惯性思维、重建规则的魄力与勇气，不正是岁月的赋予？正如张含韵在节目中所说的那样：“30岁之前，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美好，是天生的，是父母给的；但是30岁之后，是我们一手创造的。”

当然，光靠一个爆款节目引流，并不足以缓解行业困局，应该呼吁的是，出现更多可以展现不同生命阶段女性魅力的文艺作品。“C位宣言”背后的女性生活、行业隐衷，更值得关注。

### 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数字人文渐呈燎原之势——

# 它不仅变革了学术生产方式，与大众生活亦息息相关

■本报记者 卫中

“未来的人文学者如果缺乏数字思维，将会寸步难行。”这是第一本数字人文学刊《数字人文》创刊时，主编顾青发出的一番感慨。

事实上，数字人文不仅是学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大众生活亦息息相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将越来越深远。正如复旦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数字人文研究》一书主编孟建所言：“数字人文是数字技术全面介入人类生活、整合人类生活、改变人类生活最为生动、最为深刻的体现，也许会构成人类文明新的‘轴心时代’。”

### 革新方法论，为学术研究开拓全新思路

人类在数字人文领域的探索最早可追溯到1949年的“阿奎那项目”，即使用计算机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阿奎那及相关著作进行语汇索引、作者身份界定等文本分析研究工作。“数字人文”一词出现在2000年左右，它最显著的功用之一体现为方法论革新。

比如，说起古籍研究、诗歌鉴赏、文学批评等这些人文领域学科，往往让人肃然起敬的同时又有些望而生畏。在以往，只有具备了一定阅读量和基础的研究者才能对这些学科领域说出个大概。但是数字人文学

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受益于数据库和计算机的图形化表达能力，不仅学者能在全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学科领域，大众也能以更直观的图形认知的方式跳过大量原始素材阅读过程，人文学科以更容易让人理解的方式亲近大众。在新近出版的《数字人文研究》一书中，就收录了近年来对地方传统歌谣的数据库建设、古文内容的图形化表达、档案数据和文献数据对城市建筑文化的研究应用、由计算机生成的音乐、绘画等前沿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等，这些基于数字化、图像化方式表达的学术内容，可以方便地转化为向大众普及的知识。

数字人文为学术研究开拓了全新的思路。比如如初重要诗人、“吴中四杰”之一的杨基出生年月一直有多种说法，学术界始终无法确定真伪。但杨基曾作《梁园饮酒歌》感叹自身命运，开篇云：“我生之辰木入斗，乌啼东井命壁守。壁为文斗为岁，许我文章播人口。”根据这个线索，研究者将杨基生地苏州天平山的GPS坐标、时区导入软件，加载黄道坐标后计算得出他的生日上下限是1331年的12月4日至1332年1月25日之间。

### 易于接受，数字人文正全面介入大众生活

近20年，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作为方法论意义的

数字人文渐呈燎原之势。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数字人文研究。仅以2018年清华大学获批的1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为例，名称中含有“大数据”三字的就有4项，不含有但实际上与大数据相关的7项，超过一半。

除了专业的学术领域，数字人文正全面介入大众生活。譬如，诗歌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成形的文学体裁，已绵延有三千年的历史，深深融入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精神特质中，成为中华文化血脉中的一部分。如果按照常用的1万个汉字计算，仅对七律而言，理论上可能产生的诗歌总数是2的744次方，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文数字。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计算机来实现诗歌自动写作，穷尽那些古人“没来得及”写出来的佳作呢？清华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和社会人文计算实验室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中国古典诗歌写作系统“九歌”就是这样一系统，可以根据网友输入的关键词或是网友拍摄的照片来生成诗歌。“九歌”迄今为止已经为网友创作了超过500万首诗歌，其中不乏广受古典诗词爱好者好评的作品。

近期两档人气选秀综艺节目——《青春有你2》和《创造营2020》，也成为数字人文学者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这些选秀综艺节目的粉丝被称为青春制作人或创始人，他们通过打投的方式票选出最终的出道选手。各种人气值、集资榜的数据背后，是无数粉丝

们投入的时间、金钱和情感。作为一种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文化现象，数字人文学者非常感兴趣了解粉丝特征。通过个别采访以及大数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研究者发现：相比起传统的“追星族”，当代综艺选秀节目的粉丝更像是造星者或者家长的角色，她们不仅帮助自己的偶像制造人气和商业价值，还会对偶像未来的职业道路进行规划，甚至通过有组织地控评等方式为偶像演艺生涯保驾护航。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对数字人文与大众生活结合的场景曾做出各种设想：今后当人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的不仅仅是文物本体的静态展示，依托于三维投影技术构建起的文物所处的年代、地质、人类文明发展程度以及文物的应用场景将以数字影像的形式呈现在游客眼前；如今的自驾游只能欣赏风景，在今后人们开车途中，当地的方言、音乐、民俗等人文知识可以结合车载导航系统精准推送给车上的乘客；当游客来到一座历史古城时，也可以通过三维投影再看到那些已经消失的古代建筑。数字人文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方法论，由于其本身数字化、图形化、可视化等特性，也天然地成为大众易于接受的知识普及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张晓明表示，伴随数字人文时代的来临，今后人们将在“全数字化”环境中从事人文研究与传播，在“全人文化”环境中从事数字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阿雅和魔女》海报。

### 海外视点

本报讯（记者王筱丽）日本吉卜力动画工作室近日宣布，由宫崎骏担任企划、宫崎吾朗执导的全新篇章动画《阿雅和魔女》将于今年冬季在日本放送协会（NHK）播出。作为父子俩的首部全3DCG作品，《阿雅和魔女》的起点相当高，在第7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日前公布的“戛纳2020”片单中，便能看到它的名字。《阿雅和魔女》改编自英国作家黛安娜·温尼·琼斯的小说《蜈蚣和女巫》，讲述一个名叫阿雅的小女孩在儿童之家被魔女收养后的奇幻故事。2012年，小说在日本正式出版，宫崎骏阅读后十分喜爱，称之为“一本非常可爱的书”，同时产生了将其“动画化”的念头。据悉，这不是吉卜力第一次改编琼斯的作品，宫崎骏代表作之一《哈尔的移动城堡》的故事就是出自琼斯笔下的《魔幻城堡》。

魔法元素向来是宫崎骏作品的一大亮点，从目前曝光的海报中已见端倪。在绿色与褐色为主基调的画面中，阿雅戴着宽檐帽、手提行李箱，站在神秘入口前，她的四周则是蔓延的藤蔓、黑猫、魔法书、捣药杵、黑色刺球等物品。

以前，宫崎骏和工作室一直偏好精致的手绘风格，电脑三维动画合成技术长期来都以配角的身份出现——在其以往的大多数作品中，合成技术只占到电影运行时间的10%。但老爷子2013年退休再复出后，便开始对新技术产生了“好奇心”，2015年通过动画短片《毛毛虫菠萝》完成“初试水”。片中自然细腻的画面让宫崎骏颇为惊喜，他发现电脑制作并没有降低他对作品的高要求，第二次尝试应运而生，于是便有了这部父子二人合作的100%CG作品。

《阿雅和魔女》的另一大看点则是宫崎骏与长子宫崎吾朗的二度携手。2011年，两人在《虞美人盛开的山坡》中合作，影片在第35届日本电影学院奖颁奖典礼上击败当年大热影片《名侦探柯南2011：沉默的15分钟》，获得最佳动画电影奖。

作为动画大师的儿子，宫崎吾朗出道后难免被置于父亲的光环下，宫崎骏对他作品的审视也十分严格，甚至曾用“门外汉”来形容宫崎吾朗。2006年，宫崎吾朗首部作品《地海传说》在日本上映，宫崎骏半场离场，并毫不留情地直言：“感觉就像坐了三个小时一样。”不过，父爱终究重如山，《悬崖上的金鱼姬》中的主角——小男孩宗介正是宫崎骏以宫崎吾朗为原型打造，以此来弥补儿子童年时他未能长久陪伴的遗憾。在NHK制作的纪录片《宫崎骏：十载同行》中，他也对已经闯出一番天地的宫崎吾朗“喊话”：“放马过来，给我点压力。”

## 宫崎骏父子首部全3DCG作品《阿雅和魔女》入围戛纳片单

### 上芭《天鹅湖》为上海大剧院复演揭幕，张文宏现身彩排现场——

# 观看芭蕾的美好生活背后，是防疫人员一直在尽全力战斗



本报讯（记者宣晶）“我再次提醒市民，疫情反复期间，勤洗手、戴口罩、人员聚集处注意通风。”在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昨晚的彩排现场，应邀前来观演的张文宏反复强调：“我们每个人都是战士，齐心协力，只要大家继续保持良好的习惯，越能接近新常态生活。”

今晚，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将为停演近5个月的上海大剧院揭开复演的大幕。据介绍，为迎接复演，上海大剧院在常态防控、预约限流、人员管理、应急机制等方面做足准备。《天鹅湖》上演期间，升级版人员进出管理系统将试运行，有效实现“随申码”状态显示、身份识别、体温测量等无接触式一体化的监测和记录，为防疫期间人员行动轨迹的追溯提供有效参考。

据悉，为上海大剧院复演揭幕的这一版《天鹅湖》，由前英国国家芭蕾舞团艺术总监德里克·迪恩为上芭精心打造。自2015年首演以来，美轮美奂的48只“天鹅”群舞已在世界各地巡演147场。5月2日，上芭《天鹅湖》选段曾在上海

大剧院“有光，就有戏”线上特别放送中精致呈现，观众们纷纷表达尽快“剧场见”的强烈愿望。“云端”上的优雅浪漫，再度“着陆”剧场，对演员也有着特殊意义。上芭首席明星吴虎生告诉记者，在黄梅天跳《天鹅湖》，演员呼吸会有一些困难，跟戴着口罩练习时的感觉有点像。《天鹅湖》舞段很长，技术动作很多，大家能在比较闷的环境下坚持完成全剧，离不开复工后高强度的训练。”2月17日起，近50位上芭演员们分为五个班，分时段回归排练厅，“戴着口罩跳芭蕾”一度成为焦点新闻。

这台演出，观众可能看到的是舞者的魅力，而对张文宏来说，“今晚能看上芭的演出，我很幸运，也很感动。他们不仅有不停演不停练的精神，也有着世界级的专业水准。”张文宏表示，为了守护广大市民能重回剧院观看芭蕾的美好生活，防疫人员一直在尽全力战斗，一分钟也不曾松懈。

左图：上海芭蕾舞团80多位演员在剧场进行带妆彩排。 本报记者 陈龙摄